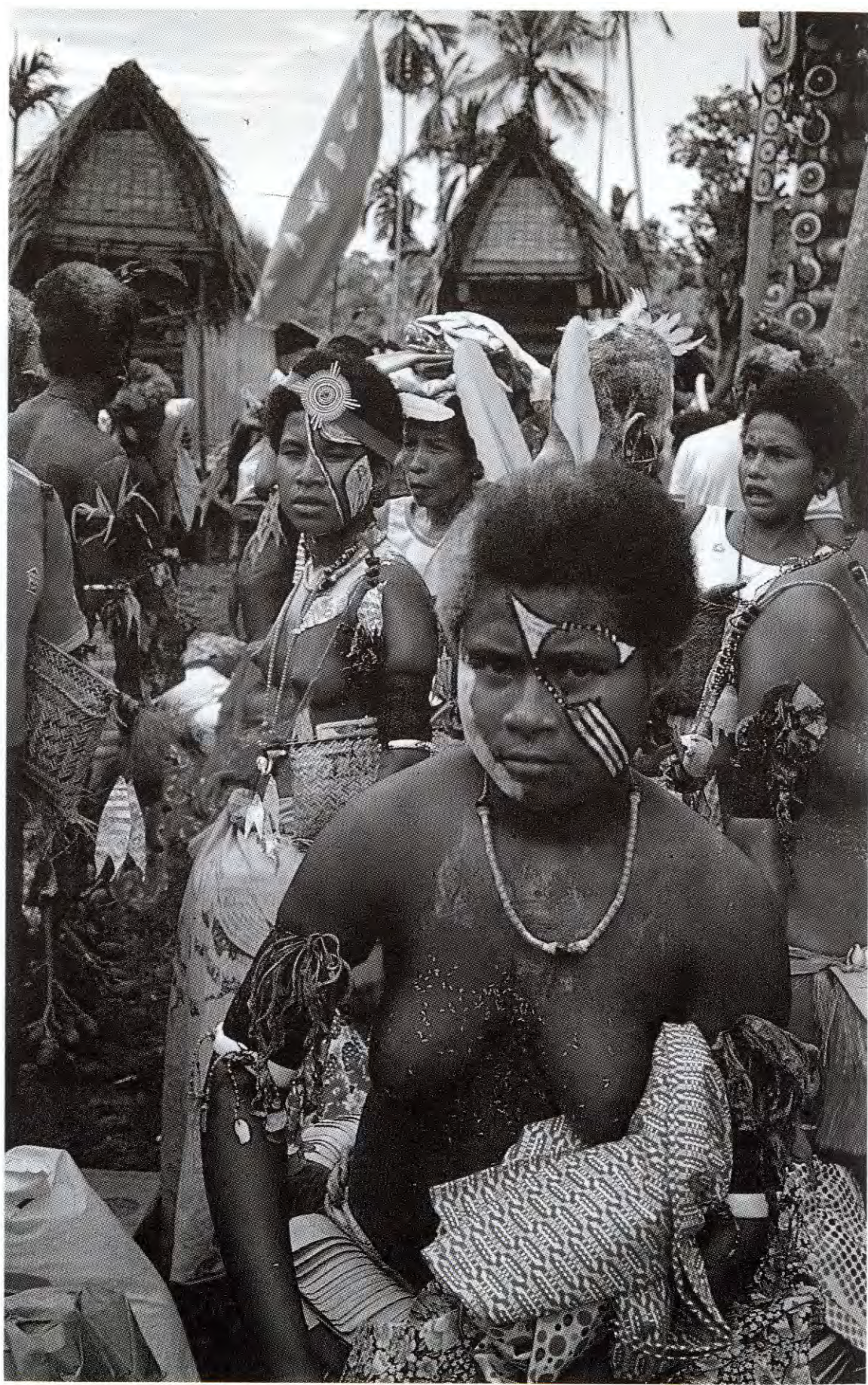


域外篇





項鍊與手鐲是超布倫島難以抗拒的誘惑。



項鍊與手鐲是超布倫島難以抗拒的誘惑。

「天堂鳥」居然帶著傷繼續向超布倫島飛去。酋長的甥女柔絲坐在我身旁，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架，求神庇佑。她的舅舅不苟言笑地坐在另一邊靠窗的位子上，四十歲左右，穿襯衫、西裝褲與常人無異。柔絲告訴我他是全島第二大酋長，才繼位四、五年。

無法描述，這組詩樣的島嶼。不是沒見過碧藍的海水，但是很難想像捲浪拍擊著這群大大小小、形狀特殊、聚散有致的珊瑚島時，竟展現出如此豐富而柔潤的色澤！我的臉頰緊緊貼著機窗，貪婪地攝取無限美景。

「看哪！我們的祖先到過所有這些島進行庫拉貿易！」酋長站起身興奮地指點著窗外的島嶼以超布倫語叫道。透過柔絲翻譯，我的心跳加速了——「庫拉貿易！你們是不是還到這些島進行庫拉貿易，交換美麗、珍貴的項鍊和手鐲？」她不置可否地露齒一笑，忙著掀起衣襟餵乳。事實上柔絲對家鄉近況已不甚了然。她隨先生在首都摩瑞斯比居住，五年沒返家，這次回去是爲了參加娘家新居的落成禮。我注意到柔絲五歲大的兒子頸子上繫了一串貝殼項鍊。「這串項鍊是不是庫拉貿易交換來的？」柔絲搖搖頭，告訴我項鍊是她父親買給她的，中間穿了一顆她父親的牙齒。如果她父親去世，父親氏族的人會照顧掛牙齒項鍊的子孫。

看到這裡，不知情的讀者一定以爲我有首飾狂。我不否認某些別致的項鍊、

「天堂鳥」居然帶著傷繼續向超布倫島飛去。酋長的甥女柔絲坐在我身旁，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架，求神保庇。她的舅舅不苟言笑地坐在另一邊靠窗的位子上，四十歲左右，穿襯衫、西裝褲與常人無異。柔絲告訴我他是全島第二大酋長，才繼位四、五年。

無法描述，這組詩樣的島嶼。不是沒見過碧藍的海水，但是很難想像捲浪拍擊著這群大大小小、形狀特殊、聚散有致的珊瑚島時，竟展現出如此豐富而柔潤的色澤！我的臉頰緊緊貼著機窗，貪婪地攝取無限美景。

「看哪！我們的祖先到過所有這些島進行庫拉貿易！」酋長站起身興奮地指點著窗外的島嶼以超布倫語叫道。透過柔絲翻譯，我的心跳加速了——「庫拉貿易！你們是不是還到這些島進行庫拉貿易，交換美麗、珍貴的項鍊和手鐲？」她不置可否地露齒一笑，忙著掀起衣襟餵乳。事實上柔絲對家鄉近況已不甚了然。她隨先生在首都摩瑞斯比居住，五年沒返家，這次回去是爲了參加娘家新居的落成禮。我注意到柔絲五歲大的兒子頸子上繫了一串貝殼項鍊。「這串項鍊是不是庫拉貿易交換來的？」柔絲搖搖頭，告訴我項鍊是她父親買給她的，中間穿了一顆她父親的牙齒。如果她父親去世，父親氏族的人會照顧掛牙齒項鍊的子孫。

看到這裡，不知情的讀者一定以爲我有首飾狂。我不否認某些別致的項鍊、

手鐲等對我有相當吸引力，但是和一般女孩子比較起來，我購買以及配戴首飾的興趣並不高。爲什麼到了超布倫島我會對項鍊、手鐲這麼神經過敏呢？這全是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祖師爺馬林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引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林諾斯基在超布倫島上作了兩年深入的參與觀察研究。他發現散佈在 Milne Bay 的珊瑚群島間存在著一種非常特殊的貿易活動，稱爲庫拉 (kula)，交換的物品只有兩種：紅色的貝殼項鍊 (soulavā) 與白色的螺貝手鐲 (mwali)。有趣的是紅貝項鍊一直以順時針方向逐島傳遞，白貝手鐲則沿反時針方向交換。每個島、每個村落中參加庫拉交易的男子有他長期固定的貿易伙伴。每年當季節風起的時候，他從揚帆而來的貿易伙伴手中換得了有特殊命名的項鍊或手鐲，把玩一陣子之後，必須將此物品傳給另一伙伴。也就是說項鍊或手鐲一旦進入庫拉貿易，它們永久旅行著，沒有一個交易者可以據爲己有或長期保留。通常一個人參加了庫拉貿易，他的子孫會承繼下去，與世代之交的貿易伙伴交換被視爲無價之寶的項鍊與手鐲。

我是多麼渴望見識一下這奇妙的庫拉貿易以及美麗的項鍊與手鐲！

手鐲等對我有相當吸引力，但是和一般女孩子比較起來，我購買以及配戴首飾的興趣並不高。爲什麼到了超布倫島我會對項鍊、手鐲這麼神經過敏呢？這全是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祖師爺馬林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引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林諾斯基在超布倫島上作了兩年深入的參與觀察研究。他發現散佈在 Milne Bay 的珊瑚群島間存在著一種非常特殊的貿易活動，稱爲庫拉 (kula)，交換的物品只有兩種：紅色的貝殼項鍊 (soulavā) 與白色的螺貝手鐲 (mwali)。有趣的是紅貝項鍊一直以順時針方向逐島傳遞，白貝手鐲則沿反時針方向交換。每個島、每個村落中參加庫拉交易的男子有他長期固定的貿易伙伴。每年當季節風起的時候，他從揚帆而來的貿易伙伴手中換得了有特殊命名的項鍊或手鐲，把玩一陣子之後，必須將此物品傳給另一伙伴。也就是說項鍊或手鐲一旦進入庫拉貿易，它們永久旅行著，沒有一個交易者可以據爲己有或長期保留。通常一個人參加了庫拉貿易，他的子孫會承繼下去，與世代之交的貿易伙伴交換被視爲無價之寶的項鍊與手鐲。

我是多麼渴望見識一下這奇妙的庫拉貿易以及美麗的項鍊與手鐲！

我問伊瑟克之子以諾西。「媽媽」，他回答。在這同時，有一位老頭子叫了我一聲「媽媽」，愉快地退下了。

伊瑟克打開背包分發從首都摩瑞斯港帶回的村人親友的信。最後，取出他在外工作的大兒子送給家人的禮物——塑膠運動鞋。「臺灣製的！」以諾西叫道。在無遠弗屆、唯利是圖的世界貿易體系籠罩下，不以營利為目標的項鍊、手鐲貿易顯得更神祕了。

烏雲密集，雨倉促落下。幾頭小豬避走架空的住屋下層，我也進入屋內席地進餐。盤內盛了幾條小魚和島上的主食薯芋（yam），是一種比蕃薯、芋頭大好幾倍的根莖作物。

第二天我雖然掛著一串仿製的紅貝項鍊，我的注意力却讓即將來臨的一個盛大慶典以及酋長間的緊張衝突牢牢吸引住。我發現庫拉貿易自古以來在這個村落並不盛行，況且庫拉貿易一年在一地只進行一、兩個星期，我想在短短的停留期間見到庫拉貿易簡直是奢求。

下午隨鄰居女孩葛婉到水源處汲水。清泉從一洞穴汨汨流出，聚成一個小水潭。旁邊另外一個與海水相接的池塘是婦女和小孩洗澡、洗衣、洗碗的場所。有位婦女上身披草葉，葛婉告訴我那是婦女懷第一胎的標誌，要披兩個月才取下。

我問伊瑟克之子以諾西。「媽媽」，他回答。在這同時，有一位老頭子叫了我一聲「媽媽」，愉快地退下了。

伊瑟克打開背包分發從首都摩瑞斯港帶回的村人親友的信。最後，取出他在外工作的大兒子送給家人的禮物——塑膠運動鞋。「臺灣製的！」以諾西叫道。在無遠弗屆、唯利是圖的世界貿易體系籠罩下，不以營利為目標的項鍊、手鐲貿易顯得更神祕了。

烏雲密集，雨倉促落下。幾頭小豬避走架空的住屋下層，我也進入屋內席地進餐。盤內盛了幾條小魚和島上的主食薯芋(yam)，是一種比蕃薯、芋頭大好幾倍的根莖作物。

第二天我雖然掛著一串仿製的紅貝項鍊，我的注意力却讓即將來臨的一個盛大慶典以及酋長間的緊張衝突牢牢吸引住。我發現庫拉貿易自古以來在這個村落並不盛行，況且庫拉貿易一年在一地只進行一、兩個星期，我想在短短的停留期間見到庫拉貿易簡直是奢求。

下午隨鄰居女孩葛婉到水源處汲水。清泉從一洞穴汨汨流出，聚成一個小水潭。旁邊另外一個與海水相接的池塘是婦女和小孩洗澡、洗衣、洗碗的場所。有位婦女上身披草葉，葛婉告訴我那是婦女懷第一胎的標誌，要披兩個月才取下。

了。」強恩回答。

「天哪！」我忍不住呼叫起來。「船隊在那裡？已經交易完了嗎？」

馬里吉塔的突然現身重新點燃我的熱望。他告訴我，一週前他們五十人分乘三艘庫拉船到達超布倫島東岸的歐凱伊布瑪村。他帶來一個漂亮的手鐲，交給該村的庫拉伙伴。他的伙伴由東岸步行到西岸的喜那克達村，將此手鐲傳給另一位伙伴，並預期換得一串項鍊讓馬里吉塔帶回去。可是，住在超布倫島西南方的都布島的庫拉伙伴把項鍊送晚了。馬里吉塔他們等候了好幾天，一直到項鍊已送到喜那克達村的消息傳來之後，才訂於明日划往該村親自去取項鍊。

喜那克達！我明天要趕去喜那克達！

三艘庫拉船是體積較大的獨木舟，容量有限，而且停在盧蘇亞村，明早四、五點就要啓程，我是不可能隨船隊去的。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徒步的話要走一、兩天，雇小獨木舟不安全，並得花一整天工夫才能划到。看來只有向那家獨一無二的旅館租車了。

旅館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澳洲人，見到我這「脫軌」的觀光客不甚友善。我打量了一下這幢設備簡單、索價昂貴又遺群獨立的旅舍，不禁暗自慶幸沒有寄宿該處。老闆說他的小貨車明天有可能出租，租金是二十五 kina（一千餘元臺幣）。

了。」強恩回答。

「天哪！」我忍不住呼叫起來。「船隊在那裡？已經交易完了嗎？」

馬里吉塔的突然現身重新點燃我的熱望。他告訴我，一週前他們五十人分乘三艘庫拉船到達超布倫島東岸的歐凱伊布瑪村。他帶來一個漂亮的手鐲，交給該村的庫拉伙伴。他的伙伴由東岸步行到西岸的喜那克達村，將此手鐲傳給另一位伙伴，並預期換得一串項鍊讓馬里吉塔帶回去。可是，住在超布倫島西南方的都布島的庫拉伙伴把項鍊送晚了。馬里吉塔他們等候了好幾天，一直到項鍊已送到喜那克達村的消息傳來之後，才訂於明日划往該村親自去取項鍊。

喜那克達！我明天要趕去喜那克達！

三艘庫拉船是體積較大的獨木舟，容量有限，而且停在盧蘇亞村，明早四、五點就要啓程，我是不可能隨船隊去的。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徒步的話要走一、兩天，雇小獨木舟不安全，並得花一整天工夫才能划到。看來只有向那家獨一無二的旅館租車了。

旅館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澳洲人，見到我這「脫軌」的觀光客不甚友善。我打量了一下這幢設備簡單、索價昂貴又遺群獨立的旅舍，不禁暗自慶幸沒有寄宿該處。老闆說他的小貨車明天有可能出租，租金是二十五 kina（一千餘元臺幣）。

或受損。」他說。

我想神父是不可能借車子給我了。

「如果妳一定要去，可以走水路。我有一艘柴油汽艇明天可以租給妳，由我的一位工人送妳去。妳付十二 kina 租金。」他接著說。

「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謝你，就此一言為定，我明早出發。」我喜不自禁，雖然葛婉認為十二 kina 的價格還是偏高。

「神父——」

「嗯？」

「我還有一事請求。我的行李在 Alotau，將隨明天的飛機抵達。我的照相底片都在行李箱裡面，您有沒有多餘的膠卷出售？我想把庫拉盛況拍攝下來。」

「我從來沒想到在教會附設的那間小雜貨店裡賣底片。不過我有兩卷過時的膠卷，你不妨拿去試試看。」

我又是千恩萬謝地從他手中接過那兩盒底片，然後塞給他五 kina，他沒有推拒。在這物資缺乏的島上，神父扮演「有應公」的角色。他不但是神的福音傳佈者，也是文明的先驅。村裡的青少年、兒童，一到晚上喜歡湧到他的房內及窗口，觀賞去年才購買的錄影機放映的節目。

或受損。」他說。

我想神父是不可能借車子給我了。

「如果妳一定要去，可以走水路。我有一艘柴油汽艇明天可以租給妳，由我的一位工人送妳去。妳付十二 kina 租金。」他接著說。

「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謝你，就此一言為定，我明早出發。」我喜不自禁，雖然葛婉認為十二 kina 的價格還是偏高。

「神父——」

「嗯？」

「我還有一事請求。我的行李在 Alotau，將隨明天的飛機抵達。我的照相底片都在行李箱裡面，您有沒有多餘的膠卷出售？我想把庫拉盛況拍攝下來。」

「我從來沒想到在教會附設的那間小雜貨店裡賣底片。不過我有兩卷過時的膠卷，你不妨拿去試試看。」

我又是千恩萬謝地從他手中接過那兩盒底片，然後塞給他五 kina，他沒有推拒。在這物資缺乏的島上，神父扮演「有應公」的角色。他不但是神的福音傳佈者，也是文明的先驅。村裡的青少年、兒童，一到晚上喜歡湧到他的房內及窗口，觀賞去年才購買的錄影機放映的節目。

「歌詞的大意是說，一個女人和丈夫離婚，另外嫁了一個人，可是新丈夫對她並不好。」潘尼亞斯爲我翻譯。

水退得差不多了。船夫唐尼是同村的人，他吩咐兩個男孩划槳，他自己則跳到水裡撈起好幾把長著成串晶瑩顆粒的海草丟到船裡讓大家吃。我嚐了幾顆，味道不錯，只是非常鹹。陽光照在這片淺淺的水面，映現迷人的淡藍與鵝黃。碎絮般的白雲散了一天，像在俯視水中倒影，癡迷不動。風很輕，槳聲很脆，我們緩緩地搖入深洋。

引擎發動，破浪而行，把幾艘撐著帆的獨木舟遠遠拋在身後。有條小船上坐著五個七、八歲大的孩子，他們捕了幾條魚，生火烤食。

「小心！前面有礁石。」船險些撞上，害我捏把汗。船翻了怎麼辦？我不禁想起馬林諾斯基有關飛行女巫的記載——當地人相信翻船本身不一定會致人死命，最大的危險來自飛行的女巫。女巫住在村子裡與常人無異。但她們有千里耳，可以聽到遠方船隻的翻覆聲，然後以肉眼見不到的化身飛往該處，猛烈襲擊落在水中的人。庫拉船員在出航前、旅程中，尤其在翻船時要施行一套巫術，以期模糊飛行女巫的視線，或者吸引一條大魚救他們上岸。

撲嗞一聲，一條碧綠的魚由水底飛竄而出，令我們驚羨不已。我打開小店買

「歌詞的大意是說，一個女人和丈夫離婚，另外嫁了一個人，可是新丈夫對她並不好。」潘尼亞斯爲我翻譯。

水退得差不多了。船夫唐尼是同村的人，他吩咐兩個男孩划槳，他自己則跳下水裡撈起好幾把長著成串晶瑩顆粒的海草丟到船裡讓大家吃。我嚐了幾顆，味道不錯，只是非常鹹。陽光照在這片淺淺的水面，映現迷人的淡藍與鵝黃。碎絮般的白雲散了一天，像在俯視水中倒影，癡迷不動。風很輕，槳聲很脆，我們緩地搖入深洋。

引擎發動，破浪而行，把幾艘撐著帆的獨木舟遠遠拋在身後。有條小船上坐著五個七、八歲大的孩子，他們捕了幾條魚，生火烤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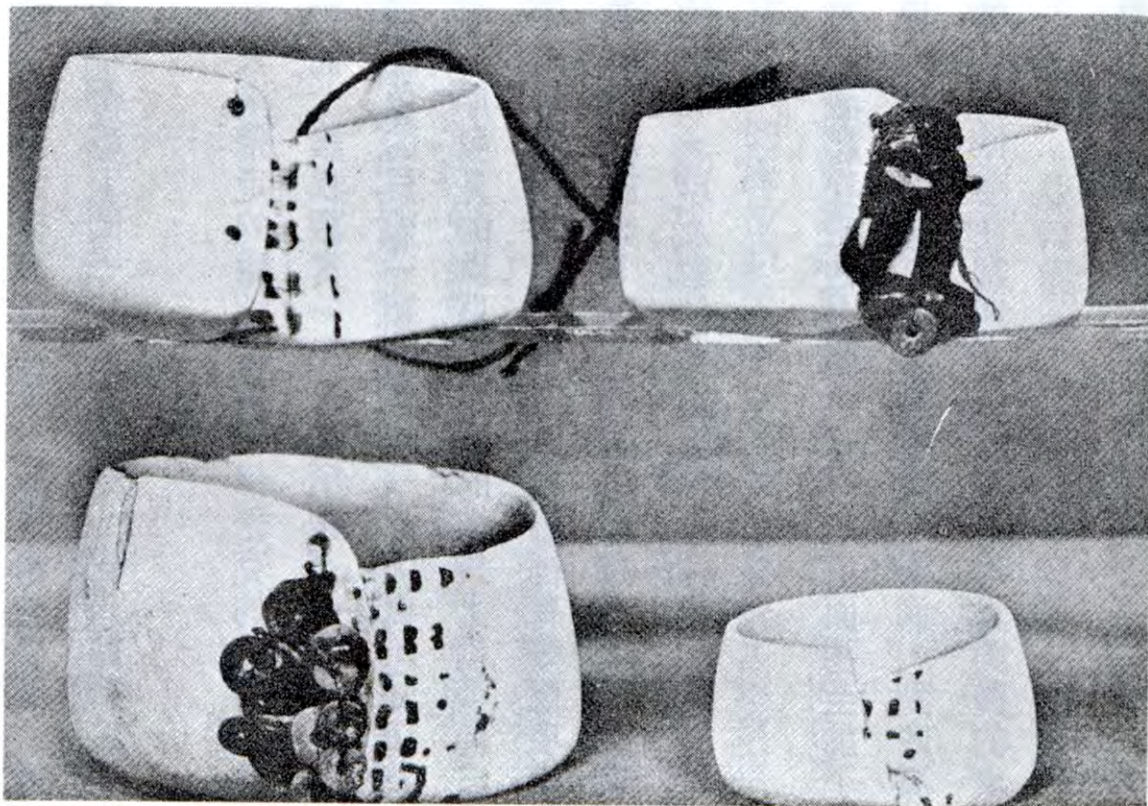
「小心！前面有礁石。」船險些撞上，害我捏把汗。船翻了怎麼辦？我不禁想起馬林諾斯基有關飛行女巫的記載——當地人相信翻船本身不一定會致人死命，最大的危險來自飛行的女巫。女巫住在村子裡與常人無異。但她們有千里耳，可以聽到遠方船隻的翻覆聲，然後以肉眼見不到的化身飛往該處，猛烈襲擊落在水中的人。庫拉船員在出航前、旅程中，尤其在翻船時要施行一套巫術，以期模糊飛行女巫的視線，或者吸引一條大魚救他們上岸。

撲嗞一聲，一條碧綠的魚由水底飛竄而出，令我們驚羨不已。我打開小店買

17 項鍊與手鐲的誘惑



庫拉交易中的紅貝項鍊。(馬林諾斯基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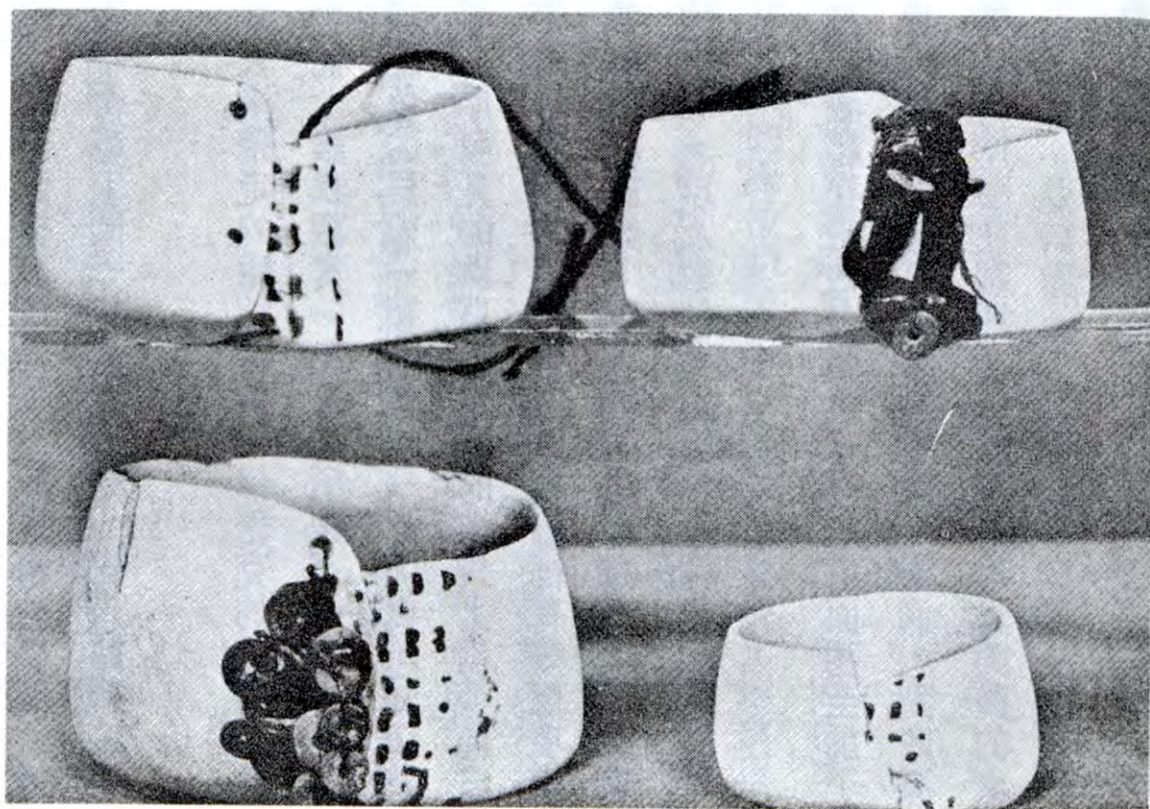


庫拉交易中的白貝手鐲。(馬林諾斯基攝)

17 項鍊與手鐲的誘惑



庫拉交易中的紅貝項鍊。(馬林諾斯基攝)



庫拉交易中的白貝手鐲。(馬林諾斯基攝)

敢多話。同來的兩個男孩受伊瑟克之囑，在此村中採摘土夸武夸村缺乏的芥菜葉（嚼檳榔用）。船夫唐尼讓一位親戚請去午餐。我口很渴，見到滿樹的椰子，便問身旁的人可不可以買幾個帶回去。兩個小男孩口銜刀很快地爬上樹，砍下八、九個椰子。飽食了椰子汁、肉、以及煮熟的薯芋和小魚，我們準備告辭。

那些吉他瓦的庫拉船員下個月會再來喜那克達取項鍊，而我大概不可能再來了。強恩對我說過，他從七歲起常常隨父親的庫拉船隊由吉他瓦到喜那克達換項鍊。有一次他看到一串項鍊十分漂亮，要他父親分解開來爲他做一小串，結果被打了一頓。「他們拿到項鍊的時候真正高興，並且相信拿到這些東西會變富有。庫拉不會中斷！」強恩說這話時眼睛閃著光。他還說從吉他瓦到超布倫島要經過死海（Dawuya），波濤凶險，船很容易翻覆。有一次強風把庫拉船吹到遠方的拉堡，船員困在那裡一個月才返家。「他們寧願爲庫拉貿易死於海上，也不願好死在路上。」

船駛離喜那克達島，載著我滿懷的惆悵。有艘張紅帆的獨木舟像夢一般浮在碧波上，漸漸靠近……

敢多話。同來的兩個男孩受伊瑟克之囑，在此村中採摘土夸武夸村缺乏的芥菜葉（嚼檳榔用）。船夫唐尼讓一位親戚請去午餐。我口很渴，見到滿樹的椰子，便問身旁的人可不可以買幾個帶回去。兩個小男孩口銜刀很快地爬上樹，砍下八、九個椰子。飽食了椰子汁、肉、以及煮熟的薯芋和小魚，我們準備告辭。

那些吉他瓦的庫拉船員下個月會再來喜那克達取項鍊，而我大概不可能再來了。強恩對我說過，他從七歲起常常隨父親的庫拉船隊由吉他瓦到喜那克達換項鍊。有一次他看到一串項鍊十分漂亮，要他父親分解開來爲他做一小串，結果被打了一頓。「他們拿到項鍊的時候真正高興，並且相信拿到這些東西會變富有。庫拉不會中斷！」強恩說這話時眼睛閃著光。他還說從吉他瓦到超布倫島要經過死海（Dawuya），波濤凶險，船很容易翻覆。有一次強風把庫拉船吹到遠方的拉堡，船員困在那裡一個月才返家。「他們寧願爲庫拉貿易死於海上，也不願好死在路上。」

船駛離喜那克達島，載著我滿懷的惆悵。有艘張紅帆的獨木舟像夢一般浮在碧波上，漸漸靠近……

「那個小孩怎麼了？」我們下水推舟的時候聽見一個孩子的哭聲。原來那個小孩中的一個在叉魚時讓一條刺魚扎到腳，立時腫了一大塊，疼痛難當。他們的船也在沙洲上擱淺了，歸不了家。

我們把受傷的孩子抱上船。上岸後唐尼會騎神父的摩托車送他回村，並通知其他小孩的父母來搭救。

追蹤庫拉之旅，在孩子與魚的哀泣中結束。



剩下的幾天我參加了一個盛大的慶典，看到許多美麗的項鍊與手鐲配戴在與會者的身上。離開超布倫島的前一天清晨，我付給伊瑟克七十 kina 房租。那天下午，我請葛婉陪我到神父那裡看項鍊，很想買一串作紀念。

神父說他本來剩四串，今天早上伊瑟克到他那裡買走三串，留下的一串神父開價二十三 kina，但色澤不好，我沒有買。

「也許伊瑟克買回去要以高價賣給妳。我賣給他的價錢分別是十五、十六和十八 kina。」神父說。

「這些項鍊是從那裡來的？」我問道。

「那個小孩怎麼了？」我們下水推舟的時候聽見一個孩子的哭聲。原來那五個小孩中的一個在叉魚時讓一條刺魚扎到腳，立時腫了一大塊，疼痛難當。他們的船也在沙洲上擱淺了，歸不了家。

我們把受傷的孩子抱上船。上岸後唐尼會騎神父的摩托車送他回村，並通知其他小孩的父母來搭救。

追蹤庫拉之旅，在孩子與魚的哀泣中結束。



剩下的幾天我參加了一個盛大的慶典，看到許多美麗的項鍊與手鐲配戴在與會者的身上。離開超布倫島的前一天清晨，我付給伊瑟克七十 kina 房租。那天下午，我請葛婉陪我到神父那裡看項鍊，很想買一串作紀念。

神父說他本來剩四串，今天早上伊瑟克到他那裡買走三串，留下的一串神父開價二十三 kina，但色澤不好，我沒有買。

「也許伊瑟克買回去要以高價賣給妳。我賣給他的價錢分別是十五、十六和十八 kina。」神父說。

「這些項鍊是從那裡來的？」我問道。



強恩——未來勇健的庫拉船員。



強恩——未來勇健的庫拉船員。

在旁插口。

不錯，真正的庫拉項鍊和這不同，我更不可能買到，因為它們是無價之寶。

「妳要走了，我很難過。」強恩說。這男孩大眼裡露出的真摯情感差點引出我的淚。

「下次我回來的時候，你大概已繼承父親成爲一個強健勇敢的庫拉船員了！」我知道每年季節風起，我的心將隨著太平洋水飄向這庫拉之鄉，隨船隊遨遊。而當我觸摸伊娃塔西送我的項鍊時，一個實現的夢又會乘翅歸來。

（原載於72年8月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